

序

〈改過名字的人〉

「我常不覺間茫然陷入沉思：現在的我，會不會就是那個發燒受苦的孩子死了以後，母親再一次生下的新小孩？母親把那亡兒看過、聽過、讀過、還有做過的一切都告訴了我以後，我遂將之當成了自己的記憶了？而我也繼承了那個死去的小孩使用的語言，如此這般的思考和說話？」——大江健三郎

我很少花時間去計劃或思考未來。因為未來很近。睡一覺起來（前提是睡得著），就是未來了。多數時候，比起未來，「從前」往往才是更加遙不可及的。

我曾經改過名字。那是我十歲之後才知道的事。在此之前，我從沒想過有關改名，或是一個人原來可以擁有兩個、兩個以上，甚或更多的名字。

印象中那是一堂如常的繪畫課。那天碰巧來了兩名新生，一進教室便沖著我喊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名字。當下的我極度錯愕，懷疑地詢問他們叫的是不是我？他們說對，而後表明身分，說自己是我從小最要好的玩伴，並再次確認他們口中喊道的那個名字，正是我。

回家以後，我隨即向父母追索有關改名的這件事。彷彿來到一個全新而未知的世界，充滿困惑與好奇，我迫切的想要知道，為什麼我會改名？為什麼他們從未主動同我訴說？改名前的我是什麼樣子？那時的我（也許該稱之為他）經歷過些什麼？以及，為什麼旁人對此——改名前的我，和我與他們建立起的情誼——會如此印象深刻，而我並不？記憶為何單方面地斷裂了？而他們記憶中的我，是真的我嗎？

長大的過程，很多事情都是後來才指認的。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何地，一切靠的都是追索，在旁人的記憶裡挖掘碎片，逐一判讀、分類、歸納，再將之緩慢地拼湊，從輪廓開始，建立起一個與我無關的人形——那還能稱得上是我嗎——另一個平行宇宙裡的人。

比如四歲的時候，經歷過一場手術，切除了喉嚨裡的兩條扁桃腺（不說的話，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缺少了這些）。無怪乎那些經常出現在夢境裡的醫院場景、病床、探病的人，以及一雙試圖伸進我嘴裡的巨大的手。

現在看來，也許這就是一切的開端。改名前後的差異，所給予我的震撼和印象，始終鮮明且立體，甚至時常讓我感到自己就是在那個不明所以的瞬間裡，分裂了開來。

若把改名的經歷算作是我的第一次分裂，那麼，在用藥以後直至感染免疫疾病，就是我的第二次分裂。

但我是怎麼判斷自己是在哪些時刻分裂的呢？簡單來說，就是當我開始忘記原本的那個我是怎麼生活，並感到自己再也回不去的時候。

第一次的分裂，是我甚至失去了有關過往的整段記憶；第二次的分裂，則是病毒選擇長久的在我的身體裡住下，像滴入清水裡的黑墨暈染開來，毀壞了原本的我。

事實上，如果要為這樣的問題提出一套解決方案，亦即，如何消弭回到原初的鄉愁？也許要做的只是，試著把眼前的每一個當下，看作是最美好的即可。現在即是你的原初，如此一來，也就沒有所謂回不回去的問題了。

（如果真有那麼簡單就好了）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反覆地作著被追殺的夢。那些夢通常是不具場景的：四周闐暗，除我以外，空無一人；沒有方向、沒有來歷，就只是一股腦在未知裏奔跑。

試問一個被追殺的人都在想些什麼？我想他只會回予你一個簡明扼要的答案（畢竟沒有分心的本錢）——跑得很遠很遠。越遠越好。只是要跑去哪裡呢？我很納悶。直到現在，我也還弄不明白，到底那個正追殺著我的東西是什麼？

若真有那麼一個所謂的遠方，是身為創作者的我們企圖抵達的所在，那樣的遠方，會不會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未來？

在那些不斷搬演的逃亡現場裡，跑著跑著，便會不自覺的想要有個可以停下來地方，從而開始懷疑起自己所朝向的那個遠方，是否真的存在。

或是學習解夢，將這些夢境悉數放大，作為某種對於現實的指涉，想起解夢的人說：人生就是一場逃亡。

但誰不是生來就忙著奔赴死亡的呢？

終將一死，卻又頭也不回地逃；世界是一個閉鎖的圓，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就像那些健身房裡，一個個在跑步機上拼命奔跑的人，望著大片落地窗外的彼方，大汗淋漓，機器顯示數字不斷增長，實際卻從未真正抵達過任何地方。

輯一：退火

01 〈父的移植〉

我戀上了 F 的這件事，一直都是一個預示性的移植，不管他是否離開。

父親從發現癌細胞至今，已經一年多了。那些開刀、化療和放療等等，極為痛苦且折磨人的過程終於告一個段落，剩餘的便是一個月一次的追蹤複檢。雖然有這樣好的結果，對於父親以及陪伴著他的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得來不易的解脫，但是在這整個經歷之中，所有我們接收到的震撼與驚愕，卻很難說走走。像一團縈繞的煙霧，翳在我們眼前無法吹散。

偶爾還是會想起最初接到消息時，那種令人無法言語的恐懼和焦慮。那樣的感覺延續至今，像是一段很長的紗。紗是極深的紅褐色，如同一灘乾掉的血泊。伸手想撥開它，卻發現紗的裡面，還覆蓋著另一層紗。

消息是母親透過電話傳達予我的。她在電話裡的聲音沒有哭，只是有些輕微的飄動，像一根在風裡顫抖著的黑色髮絲，隨時都有斷裂的可能。我猜想她也許已經哭過了，電話是在她想了很久之後才打來的。而我並沒有哭。只在心裡隱然拉扯著一鼓悲傷的情緒。很奇怪。人們在接到如此消息的時候，總會預設性的先悲傷了起來，哪怕那都不是自己親眼所見，悲傷的威力卻直逼目睹一個人的死亡。

通話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結束。我並無多追問些什麼，這樣的舉動如今看來似乎不怎麼合乎常理，但在那樣的氛圍之下，我甚至覺得追問是一個令人感到極為恐懼的行為，怕如此追問，會問到一些更加不堪的事實，像是從一處高樓的頂端，往眼下無底的深淵縱身下墜。那將是我所承受不起的。

我在網路上訂了一張回台中的車票。回家的舉動在此刻，竟也同樣令人感覺到恐懼。

幾天以前，我和 F 在南勢角逛夜市。那時剛認識 F 不久，他住在南勢角附近的一處老舊公寓裡。逛完夜市，他邀請我到他家看看。於是我坐上他的腳踏車後座，和他一同在中和的狹窄巷弄之間穿梭。F 也是台中人。腳踏車是他在台北除了公車、捷運以外唯一的代步工具。舊舊的，卻極為利索。那時大約已經是晚上十一、二點了，中和的巷弄彎曲交錯，寧靜得像一尾尾集體冬眠的黑蛇。

「這裡好像台中的舊市區噢。」我說。

「對啊。有一種味道。」F 說。

「老舊下水道的味道。」

我看著 F 在我面前努力地踩著腳踏車踏板，身體一左一右交替著上升又下沉，如同海面上下浮動的浪潮，把我緩緩地載往他的家。

那時候我並不怎麼喜歡回家。返家的時間，有泰半都是在交通工具裡被消磨殆盡的。即便只是短短兩三個小時的車程，卻都漫長得像是在走一段永無止境的路。我坐在晃動的車廂內，旁邊的乘客已在兩站之前下車，因為沒有人再替補上來，讓空間一下子地寬敞了起來。但內心卻是極為窄仄的。像孩提時候玩躲躲貓，經常躲進的狹小櫥櫃，裡頭陰鬱而潮濕，擺放著成堆用不到卻又捨不得丟棄的物品。

父親在罹患淋巴癌的同時，也罹患了憂鬱症。其實憂鬱症是先發現的，為此，父親總是反覆地在夜裡失眠。在一次檢查腦部神經是否受損的斷層掃描過程中，醫生發現了這顆位在父親右眼下方、鼻翼旁邊的腫瘤。後來開刀的時候，護士有將這枚腫瘤拿給我們看。一顆白齒大小的腫瘤就被裝在一小罐塑膠瓶裡面。我把小塑膠瓶高高的拿起，對著日光燈左右搖晃，腫瘤伴著粉紅顏色的血水，在瓶子裡撞來撞去。

父親是個多慮的人。凡事都能讓他在腦子裡想過一遍又一遍。在我念國小的階段，他曾經有過一陣子的躁鬱傾向。和憂鬱症的差別是，他會有高頻率的暴怒，像一個走動著的活火山，洪水似的岩漿隨時都有可能噴發、漫延。那時候的父親是讓人懼怕的。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無不緊張兮兮，像一條一直拉長著的橡皮筋，身上的每根神經都繃得很緊。後來不知道怎麼地，躁的模樣終於在父親的身上消失，然而鬱的本質卻依然存在。

「像是缺少什麼，卻又像擁有太多什麼。」F 是這麼告訴我的。

他坐在自己雜亂的單人床上，說著關於他自身的物事。F 的性格開朗活潑，若不是他說的話，我根本不知道，他曾經是個憂鬱症患者。他臉的輪廓極為立體，雙眼深邃而明亮，眼睛的下方，有著一層不太明顯的黑色眼圈。我們是在一個藝文場合相識的。那是個人很多的地方，確切的觸發時機和情形我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當下的氣氛極為尷尬，我們正在聊了一些無聊的瑣事，然後在分離前，禮貌性地留下了彼此的連絡方式。

我從來沒想過他會傳訊息給我。就如同我從來也沒想過，父親會因為一個癌症，而衰老得如此快速。那是我還來不及認真思考什麼是癌症、什麼是老、什麼是死亡的時候，一切就都來了。迅速得彷彿自己身處一場帶有知覺的夢；夢境裡，虛幻的虛幻、現實的現實。

那天晚上，我和 F 在那個凌亂的房間裡做愛。我不知道那算是什麼。有點像 F 所說的憂鬱症。彷彿自己得到了一個靈魂外在的完整，卻與其同時，在內在，失去了某個原本很清晰的部分。像是在透明水體裡擴散開來的黑色的墨，很多東西都被沾染得混濁而模糊。

父親在醫院裡的面容也同樣是模糊的。在他進行第二次化療以後返家的幾日內，他突然間持續性的發燒，整個身體熱烘烘的；疲態和痛苦使得他看上去，像是一盒過度微波的隔夜便當，全身軟爛，連同說話的能力也一起糊成了一團。我和母親決議送父親去醫院急診。由於事出臨時，母親無法從工作中抽身，於是叫了一台計程車，由我陪同父親到台中榮總就診。

自從父親接受治療以來，我已經不是第一次進出醫院了。然而那次的感覺，卻與過去不同。那是第一次由我單獨陪著父親去到醫院看診。以往的主事者皆是母親，所以那些繁雜細碎的手續，也皆是由她來處理。母親帶著父親走到哪裡，我便也跟著他們走到哪裡。像一個影子一樣的跟隨。但是一旦兩者腳跟相連的部分，因為某個不刻抗的因素而斷裂，那麼影子該會如何？它是否會就這樣消失？我想我不能消失。急診室裡人滿為患，彷彿所有的人都集體生病，並且在同一段時間裡相繼湧入醫院。只要有牆的地方，就能看見病床依牆而立，而床上躺著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病患。我在這個偌大但卻擁擠的急診室裡，即便只是坐著，也都顯得那麼地不知所措。過往的如影子般的那個我，變成一個焦慮的慫患者，使我不停擔心著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擔心醫生何時會出現、更擔心父親發燒的狀況，是否會一直持續下去？

我呆坐著。單人的座位與父親的病床相黏。父親坐臥在床上，雙眼緊緊的閉闔。我知道他並未睡著，他已經連夜未睡了。身體上的種種痛楚，把父親折

磨得極為難耐。我不知道我可以為他做些什麼。那種不斷蔓生的無力感，也使我越發難耐了起來。

記起小時候，我總會用盡辦法的想把時間抓牢，便覺得睡眠對於生命來說是極其浪費的，於是往往到了該睡覺的時候，我總吵著睡不著。父親是那個哄著我入睡的人。每次當他聽見我睡不著的時候，他就會把我的頭，輕輕地放在他左胸心臟的位置，讓我枕著他的心跳入睡。父親的心跳一直都是那麼的沉穩而老練，像頭富於生命力的灰色亞洲象，穩健的踏著巨大而深沉的步伐。

F 的心跳亦然。

有連續好多個夜晚，我失眠在 F 的房間裡。我以為我不會失眠的，像父親那樣，困在某個時間的夾縫裡，用著極為虛幻的角度，觀看漫漫長夜之中反覆搬演的各類物事。我堅決不使用藥物，和 F 在網上找了各種解決失眠的偏方，卻無一個有用。後來，我想起小時候父親的方法。於是看著疲憊不堪的 F，我將我的頭，緩緩的放在他的左胸上。我聽見 F 那個與父親相仿的心跳脈動。我不知道那會不會是我的錯覺，或者某種特殊的投射，但是至少在我的記憶裡，父親的心跳便是如此，撲通、撲通，規律而清晰。那晚，我把 F 當成了我的父親。枕著他的心跳，如同枕著父親的心，我沉沉地陷入了睡眠。

有時候我會這麼想，相較於父親對我，我對於父親的理解，其實是極為粗淺的。甚至連意識到這一點的時機，也是相當地晚。那是等到父親做完切除腫瘤手術以後，躺在病房裡昏睡著的時候，我才突然間想到的。

國三考高中的那年，父親曾經給我寫過一封信。

那是一封用電腦打字的信。12 級字寫滿了整張 A4 大小的紙。信的內容與任何課業無關，與我性向有關。然而父親並未在信中，使用什麼激烈的字眼，比起 F 的父母，他只是闡述了他的價值觀念，並且對於我的選擇提出質疑罷了。對此我相當的錯愕，原因並非父親未有隻字的指責，而是他從何得知？我問過 F 相同的問題。我問他，他的父母是怎麼知道的。F 搖搖頭。他只知道自己暫時無法在那個家待下去了。於是滯留在這個過度臃腫的台北，像五月裡綿延不止的雨季。

後來我並沒有對那封信的內容作出任何回應。只是把信紙折好，按照其原有的模樣收著。靜靜的，像一切都不存在一樣。

又有的時候我想，如此逃避的做法，是否間接承認了什麼。在面對難以釐

清的分歧時，我總是選擇逃避。雖然逃避在我的理解範圍裡，可以確保自己不會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衍生出更多更難解的事情。但對於某些性格堅毅剛強的人來說，逃避仍然是一個軟弱的象徵，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符號，如同十字架之於耶穌基督。

F 就是這樣子認為的。他覺得我軟弱。但是他珍惜這樣的軟弱。

因為他知道我的本質；本質是，我並不會因此而覺得自己就是所謂的孽子。和他一樣。他不是，而我也不是。即便我從未嘗試化開沉默，替自己辯解，但那也只是不說而已。

因為我一直告訴自己，我必須堅強。雖然在和父親溝通的時候，某部分的詞彙已然作廢，變成成堆不可回收的垃圾，掩埋在未知的角落裡等待著地球的殞滅。雖然偶爾仍會因此莫名的哭了起來，在一個講求積極樂觀的主流社會裡，這樣的舉動，顯得極為愚蠢而病態。雖然無法獲取支持，很容易在單打獨鬥的過程中，因為遇上挫折，一下子就意志消沉。但是即便我找回了這些語彙，即便我不再哭泣，並且獲得了支持，那又能怎樣呢？

父親顯然無法再承受這些。

他的黑髮因為化療而落盡，新生的髮絲亦花白無色；他的口齒變得混濁遲鈍，時常忘記自己幾個小時以前說過的話；他的步履蹣跚，走路像垂掛的燈泡搖搖晃晃。面對這樣的父親，我已無權再告訴他些什麼。父親已然成為一張被徹底剪碎的紙，在癌症降臨之際，快速的飛散。我害怕看見他如此消逝，於是在過程中，像個竊盜犯一樣的，拚命將這些離散的碎片一一撿起，並且無聲無息地在 F 的身上重新拼湊起來。不管他是否離開，像建構一個全然嶄新的世界，F 的身體裡，住滿了我與父親所有的記憶。

這麼做，如果父親知道的話，我猜想他應該會開心吧。又或者他不會。也許他寧可讓這些東西都消失殆盡，也不願看著過去的自己，被移植成另外一個全新的，他毫無所悉的人。

不過不管如何，反正這次，他都將無從得知。

因為一切早就都變了。一切都如同 F 所說的那樣，像是擁有太多什麼，卻又像缺少了些什麼。

02 〈走水〉

最近在學做焊藥。自從家裡的走水機壞了以後，焊藥似乎成為必須。

小時候一直以為焊藥是利用同種金屬相疊，焊接在一起的概念。例如，純金的焊藥就是純金，燒焊時，就在金屬重疊的部分以火加熱，直到所有的東西熔成一體。

後來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那日聽父親解釋這些，才知道原來焊藥其實是合金。比例很難抓，合金的純度越高，焊接時就越難使用。

至於何以沒了走水機就必須開始使用焊藥，以及走水機究竟是什麼東西？一切都太過複雜。父親含糊其辭不願細說，因為他覺得事情已然如此，沒什麼好解釋的。惟當我提到，為何不乾脆買一台新的走水機時，他的回答迅速而篤定：

太貴、買不起。

好奇之下上網查了關於走水機的資訊，發現其正式名稱為「氫氧焊接機」。原理是透過鹼性催化劑的作用，在電解槽兩端通上電流，把水分解成氫和氧離子；氫為燃料、氧助燃，噴出的火焰為淡藍色氫氧焰，燃燒完全、溫度極高，優點是潔淨、穩定、細緻，並且在熔焊的過程中，可以完全不使用焊藥。

其實走水機壞掉，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這幾年間，父親都改以最傳統的焊接方式——用乙炔作為燃料，腳踩風鼓供氧——如此一來，燒焊時就會出現一種極其詭異的畫面：手拿噴嘴對準焊接點燃燒，與此同時為避免火焰熄滅，腳得不停上下，抖腳式地踩動風鼓。

傳統的焊接技術說到底，毫無優點可言。

首先，因為必須時刻注意腳踩，導致身體很容易隨之晃動，噴嘴拿不穩，就無法對準焊接點，亂燒一通。再者，火焰的大小和溫度，也全賴腳踩控制。腳踩得用力，空氣足、燃燒完全，火的溫度就高，火焰就大；踩得小力，火就會病懨懨的，隨時熄滅。而由於人工，火焰的控制不可能分分精準，若要順利完成焊接，就必須使用焊藥。問題在於，焊藥屬合金，使用完會讓原金屬的純度下降。如此難以控制的因素接連增生，其結果十之八九導向失敗。

此時不免讓人產生困惑：失敗的機率如此之高，沒走水機的話，以前的人如何是好？這麼想的時候，要完成一件精緻美麗無瑕疵的飾品，變得比登天還難。無奈之下，就只能搬出熟能生巧之類流於老套的話，欲藉此自我安慰，隨即又忍不住吐槽，好吧，也許我不適合這個、我很爛。

我很爛。

自小學的很多東西都是半套的。半套的游泳、半套的書法，和半套的國樂。雖然都拿去比了賽，但如今回想，這些技能的戲份，往往只停留在比賽的當下而已；比賽結束，編劇賜死，成長停滯。雖然不至於忘記的程度，但總不及可以在那些需要自我介紹的場合裡，心安理得地說，噢，這個我很厲害喔。而是每每提起，話到嘴邊，就又硬生吞了回去。心想，畢竟都史前時代的事了，說什麼呢？

開始學做金工，完全是因為父親病了緣故。

起初只是如往常一般，父親在餐桌上嚷著要是真沒人想接這工作，他就要把店收掉。這話聽起來很嚴重，卻無人開口接續。我哥不以為意。他在醫院上班，做的是放射師，薪水穩定，專業也與金工相去甚遠。聽見這話時，他只是低頭扒飯，眼神四處游移，彷彿一切與他無關。母親則無從置喙，家裡的事，從來都是父親說了算。至於我。我則是想著，倘若開口承接，那麼之後會變得如何？線狀的思緒開始在腦中糾結纏繞，時間恍若靜止。

很多東西都極為地複雜。好比理解這個世界。

好比製作焊藥，或是走水。

父親教我的第一個金工技術，就是走水。走水是一種不使用焊藥來熔接金屬的方法，成功的秘訣有二，其一：必須精準控制火焰，焰溫高、焰色淡藍、焰型完整細緻；其二：相熔的兩段金屬，得靠得很近。失敗之因，要不是兩段金屬相距太遠，導致燒焊途中，兩者各自往後退，越離越遠。要不就是火的控制失當，讓水一般的熔融狀金屬，無法透過火的正確指引，走往其該走的地方。水要是走不了的話，原地向下掏空，熔接處會應聲斷裂；若走錯了地方，水勢則會堆積，向上凸起成球，像皮膚長了瘤。

我在無數次失敗的過程裡，漸漸熟悉起金屬的流動。看見它如岩漿般往這跑、往那跑、偶爾匯聚成球，或是直接向下塌陷。那陣子每日每日，我反覆經歷著這些。

工作的時候，父親總會在一旁默默看著。就像孩提時代的我，也會搬一張凳子坐在父親身旁，看著他工作。惟彼時的我不會那麼安靜。彼時看著父親專注於手上的飾品，我總會不耐地問他，好了沒啊，我好無聊喔。

而父親生性寡言。欲之吐言像在沙裡淘金。那些記憶所及與父親有關的畫面，有泰半都是他獨自埋首，開著一小盞黃燈，在工作桌前反覆用火淬鍊、捶打、琢磨。手工是重度的孤獨與沉默。言語在手工的世界裡毫無用處，話多不但無助於事，反而有礙。父親經常一坐便是一整天，若不幸遇上工序繁雜，甚至可能接連幾日都在同個位置上。半句話不說。

我曾經不那麼理解父親。想的是，為何他總圍繞著那些冰冷的飾品打轉，愛金屬勝過愛人。為何吵的時候他總嫌我煩。為何他總不愛說話。

直到我也開始變成一個沉默的人。才發現選擇並非都出於自願。有時人所擁有的選項很少，一旦面臨抉擇，我們往往只能被迫揀選那些我們不想揀的。

我記得當我事後開口向父親表達學習金工之意願時，我能在他的眼裡看見喜悅。我想我的開口，其實就是衝著父親眼裡的那一絲喜悅而去的。我知道他會為此感到開心，而我也想讓他開心。

尤其是當他病了，話變得比過往更加稀少以後。一切都讓人極度憂心。

每每聚會，總有幾個心急如焚的親戚反覆提醒我，要我多和父親說話，聊什麼都好，天氣、新聞、學業、工作或甚至星座。他們的語氣懇切焦急，即使本意良善，聽起來卻都感覺帶著刺。不知何故。那些話語透過耳膜震動傳達予我，表意的結果總會變成，你很不孝。你都不和你爸說話。所以你爸才會變成這樣。

只是到底該說些什麼好呢？那些只有我和父親的兩人時刻裡，即使同坐一張沙發，存在於我倆之間的境地，仍然旱得像一片荒漠。

有些東西很難修補。就像多年以前，那台早就壞掉的走水機。

沒有了走水機，精準控制變成一種虛妄。只好改回傳統，腳踩風鼓、焊藥熔接。

學習金工是我和父親之間的焊藥。它讓我們至少有了重新相連的機會。至

於連不連得成，全憑功夫。

我們在師與徒的身分裡摸索著父與子的距離。像走一趟千山萬水，途中遭遇，前進後退、向左向右、堆積或斷裂。一切都得練習。

往後所有不斷練習、不斷失敗的日子裡，碰上困難，父親都仔仔細細地看著。雖然過程無語，但只要開口提問，他就會耐心地答。

而這些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並非所有的「師者」都如韓愈所說，傳道、授業、解惑。至少就父親所言，在他當學徒職之時，師傅是什麼都不會說的。所謂拜師學藝，並非教科書式的，上課鐘鈴一響，打開課本照唸就行的教學現場。每位師傅都自有一套做事方法，與其說學的是金工，實則學的是觀察。像觀看一顆獨立星體的運行，你在師傅身上觀察到什麼，最後學成的便是什麼。這之間，沒有既定的對或錯，而是失敗了之後才知道錯，一直錯、一直錯，直到成功。

但做這一行，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成功？能做出一枚戒指、一條項鍊、或是精美的墜飾？父親說他從沒想過成功。畢竟說到底，自己也只是個做工的人罷了。

我其實覺得父親早知道我向他學習金工的用意。當他在餐桌上開口說要收掉店面時就已經很毅然決然了。畢竟是自己半輩子的人生，那種親手打造起來又要親手與之劃清界線的決心是很難動搖的。總有一天店都會收掉。而他也一直說做這行不好。當過往所學皆已被工廠機器大量製造的商業模式取代，沒有創意、沒有新的技術、沒有餘力，談什麼都枉然。

然而他卻答應了我拜師的請求。即便他知道我學習金工，內心抱持的並非子承父業的理想，而是想要看到他開心。

所以他在眼裡透露出開心。所以他開口說話，耐心地替我解答。以此作為一種交換、彌補甚或是和解。

他知道我能理解他。而他曾經以為，只要我能坐在一旁安安靜靜地看著、觀察著，像個傳統的學徒，即使他什麼都不說，我就能理解他了。理解他手上毫無溫度可言的金屬，只要有火的溫暖指引，就得以看見其中性命。理解他不說話是因為需要專心。理解他不是真的嫌我煩，而是想要我也如此專心的看著他。

但我卻誤解了他。每位大師幾乎都得出一個最最失敗的弟子。我就是其一。

過往的愠怒一下子變成手中噴嘴噴出來的火焰，猛烈地燒在眼下一塊扭曲的金屬上。即便有將其徹底燒毀直至灰飛煙滅的念頭，但金屬是燒不毀的。金屬只能重塑。熔回一攤水，重頭走過一遍。

我希望總有一天能成功地將水走好。並努力地不讓這一切變得渙散如過往那些我所學過的半套技能。雖然很難。雖然父親總說，只是個做工的人罷，不成功，那不是我們該想的事。

03 〈救贖〉

父親在癌症結束以後健康狀況並無好轉，反倒是患了一種會無止境打嗝，在醫學上不會被認定為疾病的病。此病一旦發作，嗝便會從早到晚無止歇，頻率大約是一週一次，一次三天。第一天打嗝，第二天吐，並第三天的夜裡慢慢結束。其中最痛苦的，就屬第二天一面打嗝一面嘔吐的狀況。然而說嘔吐不太準確，實際是胃部因為長時間攪動，導致胃液像手搖飲料一樣浮出泡沫並從食道溢出，狀似口吐白沫。

經常想著，也許父親上輩子根本是條魚，忘記把一生中要吐泡泡吐完，殘餘的留到這輩子，由魚轉人，滿肚子的空氣無處宣洩，只好開始打嗝。按照醫生所說，至今無法準確證實人類何以打嗝，遂只能歸因於普遍的說法——橫膈肌抽搐。但普遍的意思就是堵塞，且醫生開的藥一點效果也沒有。醫院裡沒有一個科別的醫生能夠開出有效的藥。很荒謬。一個身子好不容易要開始復原了，卻被打嗝這種說不出口的奇怪原因給拖垮。

直到跑遍各大醫院診所，試盡各種中、西藥方、療法都查無病因亦無法治癒以後，父親便開始說起他常說的那句老話：這攏係命啦。

「命」啦。一切都是「命」帶來的。我們撿了一條歹命來活，我們便一輩子都是歹命的人。

但人活著仍然得靠運氣。歹命之人若隨運流轉，還是有機會在歹中求福。父親一直很相信這些事。

後來在桃園的某間宮廟裡，通靈的大叔對父親說：此乃你命中之劫，度得

了的話，往後順遂；度不了，則急轉直下。那怎麼辦呢？父親追問。我幫你化解這個劫，但只能減輕而已。至於劫本身，還是得由你自己來度。神明借通靈大叔之口說的這番話，總之在場的人都信了。我們照著廟裡人員的指示，點香向神明請示，求神明賜父親化解劫難的符咒。往後便每個月出現，從台中開車前來。

至於到底有沒有幫助，那就得由父親來評判了。信仰的基礎就是，我們無論如何相信自己一定會得到救贖。那是像所謂「命」一樣，一開始就得註定好的東西。倘若這項基礎崩解，那一切就都沒有任何意義了。

有時父母會在北上求符的途中，順道繞來我住的地方，載我一同前往。因為一些緣故，擲茭向神明求得了一個可以掛在身上的保身符，自此父親就會時時叮囑我要隨身帶著，彷彿只要帶著符就能有福常駐，有拜有保庇。

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被救贖這事。除非人生將盡，否則那些所謂救贖的東西對我來說，其實都只是一種幻術而已。一種可以製造出巨大幻覺，用以替人類減輕痛苦的幻術。畢竟很多病（傷痛）是根本好不了的。我們只能選擇漸漸無視、習慣或遺忘，並且還得接受我們偶爾會莫名其妙地重新直視、不習慣、想起這些病和傷痛。

直到後來，我也開始打嗝了。

像父親那樣，接連幾日，無止歇地打嗝。

父親見我此狀，裝了一小瓶家裡自釀的梅酒予我，要我帶著，嗝起來的時候喝。胃暖了，嗝就會停。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亦然，有時候整整一周都在打嗝，直到他發現喝酒能止住此況，遂開始學會喝酒。試試無妨，反正不是酗酒，他說。說話的同時，嗝冒了出來，像泡泡剎那破裂。於是我喝了。發現真的有效。比任何醫生開的藥都有效。但是對父親來說已毫無作用了，酒麻痺不了他的胃，或者照他所說，他的胃，恐怕是再也暖不起來了。

於是好長一陣子，出門時我會帶著一小瓶酒。畢竟打嗝是隨時都會發生的，像災難的毫不可測，所以帶著是好。打嗝了，就拿出來喝一小口，彷彿酒才是我真正的保身符，因為它總能立即見效，而不流於無用的絲絲念想之中，虛耗、頹萎。

我曾想過或許上輩子我和父親，都不是魚。而是此生，胃裡真的住了條魚。魚在胃裡游泳時，都想些什麼呢？我常有與牠對話的念頭，像孕婦對著子宮裡的新生命私語，我想告訴牠，別再吐泡泡了，如果願意的話，有什麼事就盡管告訴我吧；悲傷或困頓，說出來以後，也許事情就會變好。

然而相處這事，不可能總是你情我願。雖然偶爾打嗝的時候，真能感覺到隱然有某個東西正焦躁的游動著，只是頻率很難對上，試了幾次，總歸徒勞。

關於住在我胃裡的那條若有所思的魚，我始終無法了解牠。

就像我無法完全了解父親一樣。對於救贖，他究竟是真的信，還是只能信？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會在宮廟裡靜坐。靜坐毫無法則，就是拿個蒲團，在廟裡的任何地方席地而坐，閉起眼睛，以任何姿勢都可，通靈的大叔說，不要管自己想到了什麼，也不要管坐姿或是在靜坐的途中產生了什麼行為。那都是神明在替你「喬」。確切喬什麼說不準。每個人都有其需要喬的地方。無論是在心底、或身上。

起初是坐不住的。我和父親都是。心難耐。閉起的雙眼總想睜開，總想看看外面，即便什麼事也沒發生，但看不見的時候，連一點微乎其微的聲音都能讓人好奇心大作，心裡有個鐘，滴答作響。

隨著靜坐的次數漸增，靜坐的時間也有所長進。從一開始的半小時內，到後來甚至可以坐上三個小時左右。從午後一直坐到傍晚，廟裡的人總會留我們下來吃飯，但因為路途遙遠，靜坐完，我們就匆匆離去。其實通靈的大叔並不會說這是靜坐，他總說，那是在修行。而我以為他所謂的修行，只是在訓練耐心而已。心靜下來了，確實是好。但也許是修行未足，途中未見何物，總覺得神明離自己好遠好遠。

失落是難免的。像打遊戲，屢屢無法破關，挫敗連連。父親有次跟母親說，他不知道靜坐有何用處。就是在那坐著，一個下午的時間如此失散。母親笑了笑，回道，沒關係啦。對於父親的抱怨，母親總回以沒有關係。而我心想，其實就算不在那靜坐，時間也會不明所以地失散。但我什麼也沒說，沒什麼好說的。

直到往後的一次，我在冥想的途中，看見了魚。是那種會集體行動，很大很大魚群裡的一條魚。很奇怪，明明是個集體，我卻只單獨看上其中一條。像

冥冥之中注定了什麼。我能感覺牠在哭。而我無語。像在夾縫之中默默觀賞一部電影的形成，我只是靜靜地看著，觸碰不著，也無權干預。耳際響著幽幽不止的水流聲，偶爾緩慢、偶爾急速。我能感受到那條魚的憂傷。沒有眼淚地哭著。

從冥想之中回來，我問父親有沒有看見什麼。他搖搖頭。

那天回住處的路上，想及那條被我的眼界所孤立出來的魚，囑又乍起。

我在住處尋酒，卻發現酒沒了。那時一下子便慌亂了起來。即使買酒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但我卻像著了魔，偏執地相信著父親予我的酒。當晚，囑伴著我入夜，思緒極度雜亂，裏頭包含著父親常說的「命」。

也許這真的是命。命讓我變得越來越像父親了。但曾經我不那麼想的。曾經因為害怕父親的衰老頹敗，遂亟欲在相識的各個男人身上，移植父親的影。而如今，那些身影回溯，竟全都到了我身上來。我與父親在某個象限裡重疊，像照鏡子。

後來那間宮廟就再也沒去了。即便我們仍舊有吐不完的泡泡，魚也從未離去，但父親說太遠，累了。起初我不以為意，父親總是這樣。惟偶有一次整理平常最愛用的背包，發現過往向神明求的那個保身符原來還一直放在裏頭。那瞬間我才意識到，人即使再怎麼淡然，還是很容易受幻術吸引、迷惑。也許我才是那個最相信救贖的人。

04 〈臨山〉

父親又開始獵地了。

他用通訊軟體傳來一則訊息，說自己在臉書社團上看到一塊距家十多公里外的山坡農地，有房、有水、有電、有路，附上一段網址連結，隨後問道，我們明天去看看好否？

我說好。當然好。怎麼可能不好。

於是聯絡了地主，約個一大清早，同父親驅車前往。

雖說農地離家不遠，但通往那塊地的路，卻遠比想像中的來得蜿蜒窄仄。水泥鋪成的道路僅容得下一台轎車通過，並偶有幾名早起登山的遊客拄著登山

杖夾道同行。整路我都想著，父親為何會突然間向我提出如此邀約呢？看地明明是件他再熟悉不過的事了。當下看著眼前騎機車帶路的地主緩慢前行，視線隨路顛簸，宿醉一樣，搖晃跌宕，而那問題卻跑馬燈似的，形成一個圓形的閉鎖，無止境地於我狹小陰鬱的腦海裏環繞。

好久沒有上山了。我對父親說。說話的時候嘴唇乾裂。他雙眼凝視前方地主騎車時的背影，或其實是看往更遠的山路的轉折處，像是聽見了我說的話，又像什麼也沒聽見。

父親無語。而我也無意再複述自己的話。一如既往的，儘管有再多的話想說，卻沒有聲音從彼此的嘴巴發出。沉默自此劃設開來，在我與父之間，隔出一片紺青色的海；我在海的這端遠眺父，而父，只顧凝望更遠的遠方。

但我們明明是要「一起」上山的。

我下意識地點開車內的收音機，隨機選取一個頻道，試圖製造除了汽車引擎以外的聲響，以阻滯沉默的恣意漫延。

即使我們可能完全無法理解這樣常態性的沉默是如何或甚至是從何時而起的。就好比我們不可能探究所有苦痛的誕生。一旦末日降臨，我們其實毫無選擇。

十多年前，我和父親跑遍了西部一帶幾乎所有的淺山。找地的困難在於，我們根本毫無頭緒。父親只在心中有個隱隱然的目標，但從來也沒人知道，他想找的究竟是什麼。惟周末一到，拿出那台現在也壞了的導航器，輸入地段、座標，父母和我，三人開著車，魚一樣盲目的游。以台中為核心向四周輻散，北上桃園、南至屏東。甚至學會了如何到地政處申請地籍資料，觀看網格狀的地籍圖並循地號逐一比對。找不到的時候就把地籍圖與空照圖相合，再比對一次。彼時政府單位的網路系統不比如今，一個東西錯了就得重頭，強迫症般，細細地按著步驟龜速進行。

有時是從早到晚都在山裡頭跑。這裡看完了換那裡，時間緊迫，飯胡亂吃。

而我並不為這些匆忙的行程感到些什麼。只覺得每到周末假日，父親願意領著我們出門，已經是件很得來不易的事；即使這根本談不上遊玩，眼前有的只是複雜彎曲的山路、潮濕的空氣，和沿途扶疏錯綜的樹。

如此生活持續了兩年。直到我們找到苗栗公館山區的山坡地為止。

到了。父親說。到了嗎？我問。

地主停妥機車，並示意我們停車的位置。他走向農地入口處開門，我們下車。黃先生嗎？他問。父微笑。微笑的意思是：是的，你好。

就是這裡了，地主接續問道，黃先生怎麼會想來看地？

我看著入口處木質大門上兩個狀似獅頭的門環，紅漆斑駁脫落，生了一些鏽。父親沒打算理會地主的提問，左顧右盼。從這裡是吧，他說。邊說邊悠悠地晃了進去。

那塊位在苗栗的山坡地，實際上是一片將近一甲大的橘子園。也許是終於受夠了找地過程的奔波煩勞，父親似乎未經多少考慮，就將它買了下來。於是在某個假日清晨，當我剛從汽車後座睡醒過來，雙眼惺忪昏沈之際，父親喚我趕緊下車，甫開車門尚未看清任何景象，便聽見他以一種極為興奮的口吻說道，快看，這裡就是我們的地了。大概是被父親的興奮神情所感染——那是在他身上極少出現的樣態——我在催促聲中掃過眼前種滿橘子樹的丘陵地，視線一路向下，往更開闊的山凹處看去；看見遠方城市建築，參差地陳列在視域中心的透視點上，因被晨霧籠罩而顯得忽悠朦朧，不知何故，內心竟也瞬間開朗了起來。我回過頭去，對著彼時尚略高於我的父親說，好漂亮喔，這裡。

地主見父親無聲地溜了進去以後，便也亦步亦趨地跟在其後介紹著環境。我接續跟著他們，母親則走在後頭；母親的步伐總是緩慢，早些年她會出聲抱怨父親的腳程太快，但父親都不曾理會，她見情況久未改變，後來便不再浪費口舌了。

此地由一條汽車可通行的曲徑，從入口門後往裡延伸進去。我們走在上頭，路靠外的左側種植了成排的小葉欖仁；另一側靠裡，則是金露花圍成的矮籬笆，雖然久未修剪看上去有些雜亂，但仍保有其基本的輪廓。

金露花再過去就是別人的地了，地主說。

父親逕自靠向種有小葉欖仁的那側，倚在樹旁，身體前傾向外看了許久，而後終於開口詢問：那這下面呢？

這下面也是，地主回道，前面有石板鋪成的階梯可以走下去，只是坡度太

陡，比較沒有利用價值。

父親點點頭，轉回到路中央，繼續往裡走去。

我看著父親的背面，他走在狹長道路的最前端，像個領隊帶著跟其後觀光客一樣的我們，分不清誰是地主，誰是前來參觀的客人。如此隊形，彷彿從很早以前便已注定下來，沒有人敢輕易造次，加快自己的腳步從側超越而過；我們的內心似乎同時被銬上了一道枷鎖，時刻提醒著自己：他是父親，他是領路者，他得永遠走在隊伍的前緣。

就如同當他決定要親自耕作那片橘子園的時候，儘管沒人知道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該如何成為一名果農？該如何施肥、噴藥、修枝和摘果？），面對未知，即使前路泥濘，我們也得撩起褲管，同他一起，將自己的雙腳踩踏進去。我無法確知那到底是母親口中，所謂的認命，或其實只是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隱隱作祟的永恆恐懼——擔心著一旦稍有不慎，父親手中的那盞燈火熄滅了，我們便會從此失去視野，再也看不清前方？

然而這樣的恐懼，其實也同樣纏繞於父親的身上吧。

我想起某個又是橘子盛產的冬日，獨自一人待在偌大的廠房，而父親則遠在山裡搶收的那個下午。彷彿抽去靈魂的空殼，我將一籃籃採收來的橘子倒進機器裡刷洗，再依照外觀大小篩選裝箱。不知道為什麼，在那些與時間賽跑、機械式的重複性勞動中，總覺得我與父親之間，有什麼東西，正隨著躺臥在輸送帶上海潮般不斷推進的橘子，一層又一層地，向前遺失了：捲入深不見底的漩渦之中，徒留機器運轉時發出的巨大噪音，充斥在連我也無法察覺的細碎角落裡。

而那個遺落的部分，到底是什麼呢？我想不明白。甚至忘記自己究竟是如何熬過那樣既勞累又孤獨的下午，惟記得當時，我幾乎是強忍著哭的慾望，才將那些分裝好的橘子，一箱一箱地抱上產銷班的貨運車，送往各地不同的城市。

那日父親終於下山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我坐在工廠外的水泥矮牆上，冬日寒風手術刀般沿著皮膚的紋理劃開我的臉。不知道等了多久，才看見遠方一輛藍色貨卡朝我緩速駛來，車斗上裝載著剩餘幾籃欲分送給親友的橘子。我上了車，坐在父親的身側。父親神色凝重、滿臉疲態，車內稀疏散落著折斷的樹枝和枯黃的葉子。我們沒有對彼此說出任何一句話，而是任疲憊和情緒撐開自己，氣球一樣，填滿整趟回家的路。

後來，在許多時常閃現回來的記憶片段裡，我嘗試將隱含其中的情緒盡數抹除，這才發覺，原來當時我最想聽見的，興許只是從父親口中，輕輕說出的一句：「你還好嗎？」

然而他並沒有這麼做。往後的日子，無論我如何挖掘，如何費盡心力地將那些拼圖般的碎片組建起來，卻始終未見關於那句話的任何遺跡。彼時的父親，只是任由空白再度降臨，彷彿他與我，其實並不相識；我倆只不過是共乘同一輛車、比鄰而座的陌生人罷了。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那麼想要逃離父親吧。

直到再長得更大了一些，我終於有機會從父親的隊伍裡逃脫出來，站在路邊，回看過往種種，努力地想從其中，找出我們為何如此的蛛絲馬跡；或抱著各式無法解答的疑問，走往其他新穎、未知的路徑。起初以為那些路徑，也許能夠帶給我更多、更美好——至少是父親所不能給予——的風景，卻殊不知，無論我怎麼逃，那些景象，終究只是一幢幢海市蜃樓；父親的陰影，總會在我想像不到的極限以外，如惡浪般，一再地反噬而來。

比如那些和男友蟄居在中壢的破舊套房內，遲遲不願折返的日子。

為了生活，我開始在補習班兼差批改作文；男友則時好時壞，最後一份較為穩定的工作，是在深夜的物流公司裡，整理從世界各地寄來的包裹。

因為日夜顛倒，偶爾太累了，他會抱怨為何我總能表現得一副輕鬆自在的模樣。我們時常爭吵，也總是和好。雖然都是我哭著向他道歉，然後他會帶上並未完全消去的怒氣，到鄰近的麥當勞外帶一份套餐，回到家，拿著紙袋對著哭哭啼啼的我說，來吃吧，沒事了。也許是因為年齡的差距，總感覺我與他之間，有條槓桿兀自朝他傾斜，如同我和我的父親那樣。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能夠在那樣侷促的日子裡依然顯得從容自在，也完全是因為他的緣故。

而我其實無法確定，那樣的日子，究竟可以持續多久。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通來自警局的電話，對方問我狀況是否安好，家裡的人在找我，父親已通報我失蹤，如果沒事的話，請務必回家處理後續。

我掛掉電話，仍然無動於衷。最後使我動搖的，是另一通母親打來的電話。她在電話裡顫顫巍巍地說，快點回來吧，家裡需要你；我求求你，好嗎？

我在那通電話裡哭了好久好久，直至耳際間終於響起電話掛斷的聲響。

我束手無策地回到家。父親仍然是那副模樣，只是一個勁地說著，一定是在哪裡交到了壞朋友。

我們至今從未談論有關於此事的任何細節，彷彿那一切，從來就不曾存在。

最後一次接到警局撥來的電話，是要預約取消失蹤通報的事宜。電話那頭的員警好心提議，若我不方便跑趟警局，可以約在社區的大廳內進行。我不知道是現在的服務都如此便民，或只是他也很想趕緊結案罷。總之，那日來了一名年輕員警，他解釋著事情的經過，並詢問我一些例行的問題，最後在我簽名的時候，用一種我從沒想過的平靜語氣說道，多找時間回家吧，不管發生了什麼事，別讓你爸擔心了。我點頭道謝，目送他離去。

我搭乘電梯回到家內。母親出門辦事去了，父親則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安靜地睡去。我放妥鑰匙，坐到父親身側，以一種貓的姿態，朝他靠近，近到幾乎可以聽見他呼吸時，胸膛起伏的微弱聲響。不知道為何，在那一刻，即使是如此地逼近，竟也能感受到一股安祥的氣息，彷若皮層的內裡，溫柔地將我包覆。

我呆站在原地，不知道又過了多久，直到母親跟上前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你怎麼還站在這裡？你爸都走好遠了，快跟上去吧。

我沿著母親的鞋尖，筆直地延伸出去，發現父親確已走到路的盡頭，正通往前方屋舍座落的平台之上。從那樣的距離看去，父親顯得越來越小了。

該追上去嗎？當我這麼想的時候，右腳已不自覺地向前踏出了一步；而那一步，彷彿是在告訴我，還是要向前吧。不管父親是否會在那裡等待著我。

05 〈我們如何脫離一場比賽〉

巴黎奧運前，看到跳水選手湯姆戴利重返跳台的新聞時，你感到非常震驚。雖然平時你並不特別關心賽事，但是看著一名選手從十二歲參賽以來，幾經波

折，奪得奧運金牌後光榮退役，沒幾年卻又以跳水界的高齡之姿重返跳台，只因兒子對他說了一句：「爸，我想再看看你跳水的樣子。」你並非對他們的親情為之動容，而是內心充滿了困惑，想著：很累吧，又要比賽了。

你不記得自己究竟是從何時開始，便不再踏足泳池的了。即便對你來說，游泳是你少數熱愛的運動之一。

六歲的時候，因為喜歡玩水，你好不容易向母親提起了你想要玩水的欲求，然母親大概以為玩水的意思等同於游泳，遂替你報名了游泳班，花了大把的錢，時間一到，便把你丟進泳池。你沒有抗拒。因為你不曾想過什麼是抗拒。你乖順地接受了母親的安排，穿着略緊的泳褲，怯懦地走在偌大的泳池裡，茫然而不知所措。直到教練上前詢問你的名字，將你領進隊伍，那些滿佈你內心的不安情緒，才稍稍得以舒緩。

你其實早已忘記那位第一個將你拉進隊伍裡的教練的名字，卻一直記得他高大的身型，從你的視角看上去，像是矗立在你面前一幢拔地而起的巨型建築。然而你並未因此感到絲毫的恐懼，因為他的態度始終溫馴而有禮，即便你看上去極為侷促且沉默，但他仍然很有耐心的將你引導下水，張開雙臂，彷彿一下子便足以將你抱入他的懷中。等到你終於浸入水中，適應了池水的溫度以後，他仍在水下用雙手輕輕地將你托著，使你有足夠的時間，慢慢感受身體置於水中的那種浮力。

你從如何呼吸開始，再到划手，然後是踢水。按照教練的指示，每週一個小時，反覆練習每一個擺手的角度，呼吸的頻率和踢水的次數。雖然一切都與想像中的情景相去甚遠，但是當你看見自己逐漸能夠在水裡自由的浮沉、換氣甚至緩慢前行之時，你便也不再去思考玩水與游泳之間的差異了；反倒是隨著熟悉起泳池裡的各項物事，而逐漸在內心，長出一股奇異的自信，進而驅散了初來乍到時的不安與焦慮。

彼時你並不曉得那樣的自信究竟意味著什麼，也沒想過它的脆弱與易碎；那東西就像平時你愛好蒐集的玻璃彈珠，儘管外表看起來堅硬無暇，卻只要不慎溜失墜地，便會在內裡留下細碎的裂痕。惟裂痕的存在與否對於當時的你來說，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你無從以肉眼輕易察覺；它們細小而幽微，僅僅只有在特定的光照角度之下，裂痕才得以顯現。

小學一年級，你參加了人生中第一場游泳比賽。你永遠記得那個寒流南下的季節，室外的泳池彷彿一座巨大的冰庫，母親替你準備了整袋的巧克力，在備賽席上偷偷湊近你的耳邊說道：「我聽別的選手媽媽說的，巧克力熱量高，多

吃點，比較不冷。」但你其實好冷。瘦小的身軀在寒風中不由自主地發顫，直到被叫到比賽的水道上，等待槍聲響起之前，你仍然蜷縮在巨大的浴巾裡頭，寸步不肯離開。

而待槍聲一響，你便縱身跳入一池冰水。隨之而來的是燒灼般的熱意，從皮層的表面逐漸向內裡蔓延。你幾度懷疑自己是否其實跳進了一團火球之中，像馬戲表演裡，一頭躍過火圈的獅子；然而你無暇顧及其他，因為比賽一旦開始，你就必須頭也不回地衝向終點。

比賽的結果後來傳到學校裡。班導在課上特別點名作為表揚，並將獎狀塞予你的手裡：「小小年紀，竟然拿到市長盃蝶式比賽……」你沒有專注於導師激昂的陳詞，而是逐漸在眾人羨慕的神情與掌聲之中被淹沒。你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應當為此感到開心，還是其實那些神情與掌聲，對你來說，都與刑求無異。你無動於衷。揣著獎狀，面無表情地躲回座位，像鑽進自己挖掘的巢穴，用散落的枝葉遮掩通道的出口，決定將洞外的世界忘得一乾二淨。

此後你被動加入了泳隊。比起選擇，反倒更加接近於一種必然。你必然如此。就好比加入泳隊以後，訓練必然加重，教練必然嚴格，時間必然難熬。

有一回你在高強度的訓練之下，因為手臂失去力量，而遲遲無法爬上岸，教練不停在岸邊催促，你掙扎許久，最後是在隊友的幫助下，潛入水中，將你從腳跟撐起，你才得以順利上岸。

還有每月一次的考核。你必須賣盡全力完成考核表上的每項任務，而教練則站在岸上手持碼錶，嚴格關注你的速度，要是慢了或是動作稍不留神，便會聽見粗礪的吼聲從岸上傳來；聲音經過水花的折射，抵達耳膜的時候，總變得刺耳難耐。你好幾次游到氣喘吁吁，上岸後因短暫缺氧而暈頭轉向，站都站不穩。教練一邊要你返回水裡調整呼吸，一邊碎念著你一點進步也沒有。沒有進步，就是退步。把如此一戳就破的話語，視作某種堅不可摧的真理：「平常練習的東西都到哪去了？」教練問道。你無從答覆。你甚至連聲音都發不出來。臉色慘白，像躺在冷凍櫃裡死後多日的屍體。

你也曾哭喊著退出，或是多次裝病藉以逃避練習，但都遭到了母親的識破與否決。「怎麼能放棄呢？」這話從母親的口中說出，如今想來，彷彿是她對自己說的某種自白。只是當時的你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不能放棄呢？」你的自白放在內心，從沒真的脫口而出，深怕惹怒母親，浪費她的心血，糟蹋了一片好意。

後來，你在十三歲生日前夕，退出了泳隊。原因是母親希望你能專心讀書。你把所有的獎牌都收進不透光的櫥櫃裡，試圖遺忘過往那些「競速」的時光，彷彿這麼一來，你就能變回那個只是想要玩水的自己；彷彿你從來都不曾擁有過那些掙扎；彷彿不管發生了什麼，你都還是原來的你。

然而多數時候，所謂「遺忘」，也只不過是將過往變了一個模樣的低級戲法罷了。

你想起 F 在電話那頭同你說道：「這其實是對你的一種傷害。」你在「傷害」二字上周旋許久，最後回他以略帶輕蔑的口吻：「是嗎？我從沒想過我會以這樣的方式受到傷害。」

但你知道你只是不想承認而已。你說謊的樣子，有時連你自己也欺瞞不過。你在那句「我從沒想過我會被傷害」的反面，看見的其實是「是啊，我是被傷害了。」

只是那又如何呢？即使你大大方方地坦承了這樣的傷害，你仍然無法將它正視。彷彿這項事實一旦侵入了你的意識，過去你所經歷的一切，那些一個又一個壘疊不止的比賽，最終都會失去它們所在的位置；而你也將無從在這些模糊不清的過去裡找到自己，只要那條線性的歷史變得紊亂不堪，你的存在似乎就失去了意義。

離開泳隊後你不再跳水。因為救生員聲稱，跳水是危險的行為。為此你總感到荒謬可笑，卻也絲毫不敢僭越。只因你已不再是一名選手了。界線訂立如此分明，彷彿正訴說著：一旦你卸下了某種身份，那些過往，就自此不屬於你。權力逸離，如同自我的分裂。你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你。即便那個只懂得「競速」的自己，總倏然侵襲，時刻使你陷入焦慮。

你與你變得既親密又疏離；既陌生又熟悉。像烈日底下，時常分離又偶合的身影——擁抱無法真的將你抱起，而離開，也只是一種欲蓋彌彰的藏匿。

而當你無意間得知，某些曾經的隊友，也在各個不同的階段紛紛離席時，內心頓起的悵然與惋惜。他們都游得比你更好，你想，為什麼最後卻都放棄了呢？

舊日的折傷與耗損，讓你們像一群開賽後沒多久便失去方向的鴿子。有時你以為你所依循的路徑是回家，卻殊不知，你只是向著同一個未知的核心，不停地兜圈。直到你終於想起了自身的來歷，好不容易繞了出去，反倒離原先的

目標越發遙遠。

往後你曾多次嘗試找回某種對於游泳的單純的樂趣。摒棄競速，從起點往返，一步一步，模仿最初你學習游泳時的模樣：感受寧靜、獨處，和水流滑過身體周圍時，那些細微的力量轉換……卻總會在半途，不知不覺地越游越快；彷彿開賽的槍響，始終縈繞在你的耳際，那些隔於水面之外，眾人觀賽的吶喊，與一次又一次教練刺耳的吼叫。恍惚間，你聽見自己這麼催促著：「快一點、你得再游得更快一點。」即便，你一再透過掛置於泳池各處「禁止跳水」的標語，提醒自己，你已不再是一名選手了。

為此你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駝著一個鬼魅般的自己，與一整袋無從拋棄的行李，身型佝僂，卻偽裝一切如常。

這使你極欲遠離。捨棄所有，往賽道的相反方向，頭也不會的逃。

過程中，你將那則關於湯姆戴利的新聞，反覆看了一遍又一遍；渴望在那些字裡行間，找到一張暗藏疲態的臉。如此一來，你就能在面臨回憶閃現的瞬間，回以幾分蠻不在乎的坦然與釋懷。只是無論如何，你都遍尋不著。照片裡的他，總是一如既往地英俊、挺拔，滿臉自信與多到無法容納的笑容。

而你自當明白，在此背後，那些更甚於你的沉著與努力；那樣對於自身的深信不疑和投入，好似一面鏡子，即使只是偶然照見，卻也令你因羞愧，而不自覺地掩起臉面。

指縫間，你像是看清了藏匿於往日那些玻璃彈珠裡的細碎裂痕。在強烈的光照之下，你反射性地睜起雙眼；裂痕透過光的折射，映入你略微癱縮的瞳孔，仿若你所看出去的世界，正以碎片的形式，一片片崩裂。

後記

〈電鍍〉

常覺得父親鼻翼右側的那顆腫瘤，是因為年輕時吸入過量的電鍍廢氣所致。雖然你無從舉證。癌症的成因錯綜複雜，也不會有任何一位醫師願意替你的這項毫無因果關係的推論背書。但你仍然執意要這麼想，彷彿這項推論本身，就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它無可撼動，亦不容許被撼動。

否則一切又該如何解釋呢？你沒有辦法。也想不明白。少數能搞懂的，僅

是電鍍與廢氣，和老家那間從客廳旁側硬是隔出來的暗房，突兀的樣子，像是身體上陡然長出的外腔。

然而幼時，幼時的你站在暗房的門外，只想著父親為何總在埋首其中的時候，將你從那間逼仄的暗房內推出，關上門，拒絕你的一切玩鬧式的到訪。

或許父親早就知道了吧。他早知道電鍍的廢氣是劇毒，雖然量不大，但長久下來，總會造成什麼後果的。

比如埋進身體裡的一顆未知的炸彈。

拆彈的過程像課堂，開刀、化療、電療……一堂接續一堂，追蹤觀察，抽血驗尿，吃藥喝水。

每每回想細節，你總會覺得事情過去了就好，彷彿只要用刮刀將沿途的景緻抹平，記憶就會自動模糊起來；不必多想，無論好的與壞的，都會隨著注射進靜脈裡的各式藥物，一起被扼殺、清理。

然後重建。

有時你不免細想，電鍍不也就是一種重建的過程嗎？將褪了色的飾品浸入充滿金屬離子的電解液裡，透過氧化還原，讓那些離子重新附著，鍍上一層金屬色的薄膜，取出的時候，如同嶄新的一樣。

幼時你見父親拿著換得新生的舊物交予客人手中時，臉上隱然浮現的那種驕傲的神情，你總以為，也許父親就是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唯一真的懂得魔法的人了。

殊不知世上所有關乎魔法的物事，都只是某種代價慘重的以物易物而已。偷天換日什麼的，純屬無稽之談。沒有什麼是真的可以無中生有的。

直到你終於明白了所謂的魔法，其實也不比煮一桌子的豐盛菜色來得精明與厲害；那種跌落谷底的幻滅感，才是至今仍然使你無法忘懷的真正原因吧。

然而父親什麼也沒向你吐露。與他學習金工的時候，他也只是將簡單的抽線、壓制、焊接、打磨、拋光、噴砂等最基礎的技術傳授與你罷；至於更進階的熔煉或是電鍍，他總說，那個你不需要會。

彼時你不曉得，「你不需要會」的意思究竟指涉了些什麼。惟隱約感受到父親並不樂見的企圖。看著你與他正經歷著相仿的事物，彷彿刺傷了他內心某些不為人知的位置。而你亦無意繼續刺探下去。雖然你倆皆深知，脫離了幼年，那段學習的時光，或許就是你倆最相靠近的時候了。

此後你們只會變得越來越遠。像一條越抽越細、越拉越長的金線，即使沒有真正斷裂的風險，卻也將日漸疲軟與脆弱。

然後你走往另一條創作的途徑。把他的傷，全都寫進了你的世界裡；與此同時，試圖在各種重構的過程中，去抵達那個當時你與父親皆失去勇氣探索的所在。

但你卻總是覺得自己失敗了。日常的空洞、表達的無能，使你總忍不住思考，抵達，所需付出的，究竟是某種頭也不回的勇氣？還是即使你的內心充滿了勇氣，彼個所在，終究是你費盡力氣也無能企及的呢？

而他，在那些魔法被反覆錘鍊的時刻裡，父親曾有過抵達的機會嗎？

也許當他站在某個只屬於他的終點回望所有，那些他在中途丟失的東西，也正以某種方式，向他發送著哀鳴的求救訊號；那訊號像咒語，纏繞著他，自始至終。

然即使如此，即使抵達意味著無盡的換取與錯失，除了萬般不捨，你其實束手無策。身處膠著的電解液裡，一旦離子因通電而開始四竄，正、負兩極所產生的無可迴避的引力，只會不停的驅使著他們，往各自的道路上瘋狂地游去，直到所有的離子皆被誘捕上岸，回到分子的狀態凝結、固著，電力解除，引力才會消失。

他們不會記得自己在電鍍的過程中，錯失過什麼的。但是你都記得。只是你完全不想。因為記得，意味著或多或少的後悔。縱使你聲稱，你是一個絕不後悔的人。

坦承與軟弱被畫上了一個歪斜的等號。就好比父親的從不坦承，使他在那個歪斜的等號的另一端，獲得了一副剛毅、耿直的外表。即便那層外殼，總有磨損與脫落的時候，但他也總能使用魔法，迅速地將之修復。

如此往返，直至物品的最終毀壞。

如同死亡。與魔法的失效。

那間暗房後來就被棄置。往日的工具和器械都在，只是變成了一間儲物室，隱沒在各種落灰的雜物後邊。

父親不再替人電鍍了。要是客人有電鍍的需求，父親也均以各種理由婉拒，或是實在拖不過，就拿去給另一些認識的老師傅幫忙。

所有的東西都陷入一個駭人的漩渦裡，漸漸喪失其功用，變得越來越舊。舊得像他們本來就有的樣子。

在這些陳舊的敘事裡，你偶爾會感到莫名的恐慌。彷彿一切物事最終所擺脫不了的宿命已然降臨；在父親、這個家，以及你的身上。你無法跨越那道只會越陷越深的溝壑，你無法變新，你無法追上所有你該追上的。你只能遠遠地被遺落在後方，游離在濃稠的電解液裡，成為一顆忘了方向的金屬離子，卡在正與負之間，焦慮地等待電源被重新接上。

至於父親，他已永久地將電源關閉。魔法從他的身上逸失。就連過往那些他所遺落的部分，也失去了發送訊號的能力，躑躅原地，變成畫框裡的靜物，即使栩栩如生，卻也只是靜靜地依附在泛黃的紙頁上。

這使你懷疑起書寫的意圖。關於重建他的所有，與你所失去的一切。把文字放置在這些意圖的後緣，彷彿書寫僅僅只是工具的一種。意義在生產的過程被無限地延宕，使原本筆直的通道變得迂緩而漫長，待到問題終要被提起並解決的時候，那些蔓生在舌尖的話語，終也喪失了其本該擁有的效益。

也許父親就是在這種無盡延宕的障礙裡，日漸萎靡的吧。看不見終點，所以放棄；即使抵達，亦無所適從。

你想起那時他所說的：「你不需要會。」比起阻止，更多的其實是害怕；害怕你走上一條老路，害怕你如他一般，因換取，而漸失所有。

這中間的空白，你花了好長的時間去填補。過程拖曳，像蝸牛緩慢爬過的軌跡，有的在烈日的曝曬下乾透；有的則因陰影的庇護，而保持濕黏可考。

但無論如何，過去你終已走過，比起挖掘記憶用以重建，你其實更應當相信重述的可能性——即若還有重述的機會，那些漫不見日的遲滯，終會在各種解離的困境中，漸漸消散。